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四

詳校官修撰臣錢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敬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四

起辛亥晉安帝義熙七年盡丁卯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太武帝始光四年凡十七年

辛亥七年秦弘始十三年春正月秦王興以其子弼為尚書

令

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謫而附之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召以為尚書令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質實廣平縣名注見漢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光武建武二十年雍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安定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書法

書著亂始也弼自是招權始有奪嫡之謀矣

西秦復降于秦

秦使太尉索稜鎮隴西招撫西秦乞伏乾歸遣使謝罪請降秦拜乾歸河南王太子熾磐平昌公集

覽

索稜姓名索音昔各反

質實

隴西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三年河南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三年

川平昌郡名注見惠帝元興元年介休

秦王興命羣臣舉賢才

秦王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書法

凡書舉賢美也綱目錄小善故曹操下令求才書漢獻帝建安十四年秦王興命羣臣舉

賢才書
是年

夏攻秦杏城斬其守將姚詳遂攻安定東鄉皆克之

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南奔大蘇勃勃追斬之遂攻安定破楊佛嵩降其衆數萬進攻東鄉下之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為軍師集覽安定今鳳翔府涇州漢安定郡也東鄉中郎將集覽郡名鄉音向索隱曰在頻陽縣按漢地志頻陽正誤東鄉今按實實一統志云杏城鎮名在屬馮翊正誤鄉如字延安府中部縣東七里晉置後魏於此置東秦州又詳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鄜州大蘇疑地名未詳處所

次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二

劉藩等克始興斬徐道覆考異

斬當作誅

質實

始興郡名注見愍帝建興

三
年○北涼拔姑臧遂攻南涼不克

北涼王蒙遜拔姑臧執焦朗以弟挈鎮之遂攻南涼圍樂都不克取質而還

集覽

弟挈蒙遜之弟

名挈挈音女居反取質質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質焉

質實

姑臧縣名注見元帝建武元年樂都

郡名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

南涼攻北涼大敗而還

南涼王傉檀欲伐北涼護軍孟暄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不聽發兵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藿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厄蒙遜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

內叛此危道也又不聽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
傳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復取其子染干為質而還
集覽 番禾番音盤注見隆安五年苻萇地名所質實倍
在西平郡屬涼州苻徒彫反萇徒弔反
倍加也軍行日不過三十里今言
倍道者謂加一倍乃六十里也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之命

裕以劉穆之為司馬穆之舉孟昶故吏謝實實劉穆
晦裕以為參軍晦博瞻多通裕深加賞愛之東
莞人謝晦陳郡陽
夏人安之從孫

夏四月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斬之

考異

當作討循誅
之誤作擊斬

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
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本賊巢穴恐有內變且孫李
高兵力寡弱不能持久乃引兵擊之循兵屢敗遂奔
交州至龍編津刺史杜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
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質實
艦燃衆潰自投于水慧度取尸斬首函送建康
番禺縣名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季高孫處表字交
州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安南龍編縣名注同上
年交州建康郡名注
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詔劉毅兼督江州軍事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司徒長史庾
悅後至奪其處衆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厨饌甚盛不
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鵠炙悅又不與至是悅為江州
刺史毅因求兼督江州詔許之毅即奏江州內地以

治民為職不常置軍府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
惟尋陽接蠻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
督徙鎮豫章而以親將趙恢守尋陽悅府文質實京
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悅忿懼而卒

郡名注見成帝咸和三年一統志云東堂在鎮江府
城內晉劉毅與知識嘗射於此處今名射堂為士人
遊餞之所江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豫章尋陽郡
名注見明帝太寧二年豫章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
六年

秋七月柔然獻馬求昏於燕

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求昏於燕燕王跋命羣臣
議之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公主不宜下降
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其女妻斛
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歛每遣守宰

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

集覽

素弗名也

質實

柔然北狄國名

注見孝武帝
太元十二年

西秦攻南涼敗其兵○北涼襲西涼不克

北涼王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暲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歲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暲遣兵邀擊大敗之

西秦攻秦柏陽堡水洛城皆克之質實

一統志云水洛城在平涼府靜

寧州西
南百里

壬子八年

秦弘始十四魏永興四年○西秦王乞伏熾磐永康元北涼玄始元年

夏四月以

劉毅都督荆寧秦雍軍事

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詔以劉毅代之道規在
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然若舊隨身甲
士二人遷席于舟中道規刑之於市毅剛愎自謂功
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
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恣甚及敗於桑落知物
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
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
憑結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以僧施
為南蠻校尉毛脩之為南郡太守裕皆許之復表求
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
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
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
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
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

與穀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集覽**郗姓也字本作郗彰不可自相圖也道規尋卒

俗從宏音乞逆反

後又作郗**正誤**郗僧施今按當作郗抽遲切僧施乃必郗字誤

郗鑒子後鑒子愔愔子超超無子以

從子僧施嗣集覽於第十八卷郗鑒下既引晉書**質**音丑之今乃云云蓋不知僧施為鑒之四世孫也

實

荆寧秦雍四州名荆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寧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滇國秦注見漢光武

建武元年天水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快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桑落洲名注見元興三年

謝混鄆陵人安之孫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交廣二州名交注見唐宣宗大中二年廣注見武

帝太康十七年毛脩之滎陽陽武人南郡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胡藩豫章人郗僧施高平金鄉人搢

紳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輻湊注見漢文帝六年

六月西秦乞伏公府弑其君乾歸秋世子熾磐討殺之

而自立考異

討殺之當作
討公府誅之

乞伏公府弑西秦王乾歸及其子十餘人走保大夏
熾磐遣其弟智達討之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
磐興曰代人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之王買德曰
熾磐吾之與國今遭喪亂吾不能恤而又伐之匹夫
且猶耻為況萬乘乎勃勃乃止七月智達擊破公府
獲而輟之譚郊八月熾磐自立為河南王遷都枹罕

集覽

與國注見周赧
王五十二年

質實

大夏縣名注見穆帝永和
三年河南郡名注見秦莊

襄王元年三川枹罕縣名注見漢靈帝
中平元年輟之注見元帝太興三年

書法

凡書自立篡辭也熾磐世子也則其書
自立何惟嫡故無嫌也詳義熙五年

皇后王氏崩○葬僖皇后○冬太尉裕帥師襲荊州殺

都督劉毅

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江文武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疾篤却僧施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賜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十月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與城內兵鬪穴其金城而入城中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初謝混與毅款昵混從兄澹常以為

憂漸與之疎且謂弟璞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至是
果驗穀季父鎮之間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穀及藩
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
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穀藩導從到門輒詔之穀
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至是裕奏徵為散
騎常侍固辭不至十一月裕至江陵殺郗僧施毛脩
之素自結於裕故特宥之裕問穀故吏申永曰今日
何施而可對曰除宿讐倍惠澤叙門次擢才能如此
而已裕用其言荆人悅之

集覽 鼓嚴顏師古曰擊鼓而正誤鼓嚴
戒嚴也益壽謝混小字

此謂旂鼓皆質實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
令嚴整也質實年豫江二州名豫注見周赧王三
十七年陳州江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豫章廣陵郡
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不軌注見漢靈帝光
和五年兖州注見周安王五年王鎮惡北海劇人猛之孫金城注見元帝永昌元年

秦雍州刺史楊佛嵩攻夏夏王勃勃與戰破之考異

提要

無雍州刺史四字 ○北涼遷于姑臧

蒙遜始稱河西王置官僚

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帥師伐蜀

劉裕謀伐蜀以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為元帥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為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

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集覽署函
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

簽書也函猶匱也所以盛書故曰函書邊謂質實河
函外邊畔白帝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蜀郡名注見武帝泰始
八年朱齡石沛人益州注見武帝泰始八年蜀郡臧

熹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之兄熹之弟也涪城縣名
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成都國名注見武帝泰始

八年
益州

太尉裕自加太傅揚州牧復辭不受質實揚州注見漢
獻帝興平二

年

書法

上書自加下書復辭於是
再見裕之謫又可見矣

癸丑九年秦弘始十五年魏永興五年○夏鳳翔元年春太尉裕還建康殺豫州

刺史諸葛長民

初裕之西征也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縱貪侈為百姓患懼裕歸按之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往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汧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意乃小安弟黎民說長民因裕未還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專擅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方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

為不負我也。穆之憂長民為變，問參軍何承天。承天曰：「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至是，裕自江陵東還，前刻至日而每淹留不進。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二月晦，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朔，長民間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旡等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閒語。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旡自幔後出，拉殺之。輿尸付廷尉，并殺其三弟。集覽：劉毅小字也。阿壽、劉敬、宣小字甚脫。爾脫，輕易貌。左傳：僖三十二年，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無禮則脫。」入險而脫，能無敗乎？注：質實。在漢高帝十一年，節下注見脫。他活反，易也。

成帝咸康四年，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丹徒縣名。注見漢景帝三年。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何承天，東海郯人，寓居丹徒左里城。名注見義熙六年。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新亭注見元興元年。

年東府注
同上年

發明

劉毅變易守宰長民驕侈貪縱然綱目皆不
書有罪何哉劉裕謀移晉鼎驅除異已遂襲

而殺之爾矧其同謀起義雖罪猶將宥
之況無罪乎故皆書裕殺而不去其官

詔申土斷之法併省流寓郡縣考異

提要作修
土斷法

太尉裕上表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
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今漸頽
弛請申前制於是依界土
斷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集覽
庚戌土斷哀帝興寧
二年三月庚戌朔大
閱戶口令所在土斷謂之庚戌制也土斷者以土著
之例為決斷依界土斷各依界限用土斷之法唯青
兗徐三州居晉
陵者不在斷法

秦太尉索稜以隴西降西秦考異

提要無太尉二字

○夏築統

萬城

夏王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黑水之南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名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劉非禮乃改姓赫連氏言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為鐵伐氏言剛銳如鐵堪伐人也

集覽

叱干阿利叱干伐比

質實

統萬城注見恭帝元熙元年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

元朔元年一統志云黑水河名在寧夏衛城東番名哈刺兀速河西流注于黃河

秋七月朱齡石入成都譙縱走死詔齡石監六郡軍事

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
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
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
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
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
可拔且欲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
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侯暉之徒
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
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
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譙子
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
潰於是捨船步進賊營望風相次奔潰譙縱棄城出
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齡石遂入成都誅
縱宗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辭墓其女曰走必

不免祇取辱焉死於先人之墓可也不從去投道福
不納乃縊而死齡石徙焉耽於越雋耽曰朱侯不送
我京師欲滅口也我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質實廣
繩而死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質實漢
郡名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一統志云平模山名一
名彭亡山在眉州彭山縣東一十里唐元和志周末
彭祖家於此而亡故名後漢岑彭擊公孫述至武陽
營所問山名彭亡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而止是夜果
為刺客所殺初岑彭至其地改曰平無今訛為平模
山按堵注見唐代宗大歷七年越雋郡名注見漢武
帝元鼎六年梁秦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外水一統志云秦李
冰既鑿離堆又開二渠一渠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
謂之外江水一渠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水
蜀人以此二水濯錦鮮明又名錦江
在成都府城南七里內江注同見上

冬魏遣使請昏于秦○以索邈為梁州刺史

初邈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鎮漢川顯乃肉袒迎候邈無愠色待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讎姜顯懼者不實實漢川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闔境皆悅所實實漢川郡名

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肉袒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

甲寅十年秦弘始十六魏神瑞元年○是歲南涼亡大二小五凡七僭國春三月太尉裕

廢譙王文思為庶人

荆雍都督司馬休之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劉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裕不許而執文思送之令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但

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不說使江州集覽輕俠俠之
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言挾也以

權力挾輔人也又遊使質實建康郡名注見漢
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獻帝興平二年

書法龔荊州殷都督劉毅書太尉裕殺豫州刺史
諸葛長民書太尉裕廢譙王文思為庶人書

太尉裕帥師擊荊州書太尉裕屢
書不一書而裕之不臣昭昭矣

夏五月秦尚書令姚弼有罪免

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言無不從興左右掌機
要者皆其黨也僕射梁喜等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
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
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無賴之徒
輒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
興曰豈有此邪喜曰苟無之時陛下愛弼適所以禍

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也興不應會興有疾弼潛聚衆欲作亂將軍劉堯泣以告興梁喜等復請誅弼興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還第姚宣入朝流涕極言姜虬亦上疏請斥散凶徒以絕禍端皆不聽

西秦龍滅南涼以僞檀歸殺之

唯契汗乙弗等部叛南涼南涼王僞檀欲討之孟愷諫曰今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僞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不能猝來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西秦王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

戶于抱罕偁檀兄子樊尼馳告偁檀將士聞亂皆逃散唯樊尼不去偁檀曰四海之廣無所容身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汝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吾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惟陰利鹿隨之偁檀謂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對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偁檀諸城皆降於熾磐獨尉賢政屯浩疊固守不下熾磐使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對曰受涼王厚恩為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禽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何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手書喻之賢政曰汝為儲嗣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偁檀至左南乃降熾磐聞偁檀至遣使郊迎待

以上賓之禮歲餘使人鵬之**集覽**唾契汗一部之姓并殺虎臺復稱秦王置百官也契音喫汗音寒乙弗亦一部之姓尉賢政尉姓也音紆**質實**饑饉朱勿反浩鹽城名注見漢宣帝神爵元年**質實**子曰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左南疑地名未詳處所

書法

僭檀何南涼主也曷為不以其主書國先亡也於是僭檀襲乙弗未返而國亡矣以為能

主其國者不若是甚也故止書以僭檀歸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執虜次之以歸次之獲次之降為下

柔然步鹿真逐其可汗斛律而自立大檀殺而代之

柔然可汗斛律將嫁女於燕兄子步鹿真謂諸大臣曰斛律欲以汝女為媵大臣恐遂執斛律與女皆送

於燕而立步鹿真為可汗大檀者社崙季父之子領別部得衆心或告步鹿真國人欲立大檀步鹿真發兵襲之兵敗見殺而大檀遂自立斛律至和龍燕王跋待以客禮斛律請還跋遣萬陵帥騎送之陵憚遠役殺之

集覽

和龍注見帝奕太和四年

書法

逐君自立篡也不書討書殺何不以討予大檀也曷為不以討予之大檀誠義討者殺步

鹿真迎歸斛律斯可以言討矣因而代之是又一篡也賊殺賊而已矣故止書殺

秋八月魏遣于什門如燕

魏王嗣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若拜受詔則吾自以賓主禮見何苦見逼邪跋怒幽執

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弊壞
畧盡蟣蟲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不受

書法凡使書名不辱命也

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魏遣使者巡行諸州

校閱守宰資財非家
所齎者悉簿為贓

十二月柔然侵魏

柔然可汗大檀侵魏魏主嗣擊之大檀走魏
兵追之過大雪士卒凍死墮指者什二三
所見實然

北狄國名注見孝
武帝太元十二年

乙卯十一年秦弘始十七春太尉裕帥師擊荊州都督司

馬休之拒戰衆潰

正月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自領荊州刺史將兵擊之以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皆決馬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助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長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見勅自表遜位又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而公以此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欲欺誑國士自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夫劉藩死於閭閻諸葛斃於左右甘言說方伯襲之以輕兵今又伐人之君喻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乎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

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
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
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
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裕遂使
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江夏太守劉虔
之聚糧以待魯軌襲擊殺之裕又使壻徐達之統蒯
恩沈淵子出江夏口與軌戰敗皆死裕怒甚三月帥
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
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
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將
軍胡藩以刀頭穿岸旁容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衆
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却裕兵乘之休之兵遂大潰裕
克江陵休之宗之
集覽 譙王前事在去年司馬平西
皆走軌留石城 休之先嘗為平西將軍故云
處懷則物此述劉裕來書中語也懷襟懷物人物也
謂我處此至誠之懷以待人接物劉藩死於閭闔閭

闔本天門名以喻帝都也八年劉藩自廣陵入朝劉裕以詔賜死又閭闔門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諸葛斃於左右九年劉裕伏壯士於幔中引諸葛長民卻人閒語而拉殺之與臧洪遊於地下臧洪獻帝時人先是廣陵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後洪寓於袁紹紹以為東都太守時曹操圍張超甚急洪從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超城遂陷洪故怨紹紹乃殺洪洪邑人陳容少為洪諸生時亦在紹座見洪死謂紹曰寧與臧洪同死死不與將質實竟陵郡名注見孝武帝太軍同日生遂亦見殺質實元六年韓延之南陽堵陽人九流猶言九家也司馬遷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雜家縱橫家農家是也檀道濟高平金鄉人朱超石沛人齡石之弟襄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江夏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石城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秦遣姚弼將兵守秦州

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興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守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太子不平今握強兵於外陛下不一日不諱社稷必危興不從

夏攻秦杏城拔之○北涼攻西秦拔廣武質實

一統志云廣武

前涼郡名本漢枝陽縣地隋罷郡置廣武縣唐寶應間陷于吐蕃故城在臨洮府蘭縣西二百二十里青

冀參軍司馬道賜殺其刺史劉敬宣

道賜宗室疎屬也殺敬宣以應司馬休之為敬宣府吏所殺

書法

應休之也道賜尋為敬宣吏所殺綱目於其應休之也不書應其見殺也不書伏誅恕道

賜也恕道賜
所以惡裕也

司馬休之出奔秦秦以為揚州刺史

劉裕遣兵攻破石城休之與魯宗之軌等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為之衛送出境追兵盡境而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為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尋復使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

太尉裕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書法

此殊禮也綱目備書者四惟蕭何得書賜卓操裕同辭則僭而已矣

北涼遣使上表內附考異

北漏園子

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北涼喻以朝廷威德北涼王蒙遜遣使詣齡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

清中原願為右翼驅除戎虜

書法 嘉慕義也故特書之

秋七月晦日食○八月太尉裕還建康所質實

建康郡名注見漢獻

帝興平二年

書法 乘輿書還裕還耳何以書裕強也儼然君矣故惟實憲書還京師唯劉裕再書還建康觀

其所書強臣先後一轍也詳義熙九年

○以劉穆之為左僕射○魏荐饑

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言於魏主嗣曰按識書魏當都鄴可得富樂嗣以問羣臣博士

祭酒崔浩特進周澹曰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
長久計也山東人以國家居廣莫之地人畜無涯號
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
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
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
心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
也今居北方山東有變則輕騎南下布漠林薄之間
孰能測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
夏也來春草生漣酪將出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
濟矣嗣曰今倉廩已竭若來秋又饑則若之何對曰
宜簡饑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
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從之嗣又躬耕籍田勸課
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初浩為嗣講易洪範嗣因
問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
預之
集覽 雲代今大同府古雲中郡也雲州今屬上都
路東去上都三百里代州古鴈門郡也隋置

代州唐書地理志雲州屬雲中代州屬鴈門屈丐焉
音沔注見懷帝永嘉四年鐵弗恒代恒州漢恒山郡
也今真定是代注見上布護林薄史炤釋文曰護音
胡郭反布護地名也在代北愚謂史炤音釋恐俱誤
矣當知護音護布護猶言散也謂散處林薄間也按
左思吳都賦石帆水松布護臯澤蜀都賦蘼蕪布護
於中阿風連蕤蔓於蘭臯皆是散處之義也楊雄甘
泉賦列新雉於林薄顏師古注草藪生曰薄楚辭九
章步江篇露中辛夷死林薄文公集註叢木質實雲
曰林草木交錯曰薄湏酪注見漢文帝六年質實代
二州名雲注見秦王政三年代注同上年識書注見
齊武帝永明二年恒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恒
山易洪範易書名詳見周
易洪範篇名詳見尚書

秦姚弋謀作亂其黨唐盛等伏誅

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誅之將殺弼太子泓流涕固請乃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書法

燕王旦謀反綱目書赦弗治黨與皆伏誅漢昭帝元鳳元年譏失刑也此其不書赦弗治

何恕辭也於是興怒弼將殺之泓流涕固請兄弟天倫綱目固不得以失刑病興也至其再亂賜死則綱目書伏誅如恒辭矣

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謡訛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

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為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鉤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謡訛言國集覽匏瓜史記索隱曰荊州占人不安間一歲而亡云匏瓜一名天鷄在河鼓

東正義曰匏瓜五星天子果園占明大光潤則歲熟不則包果之實不登客守魚鹽貴神降于華注見宋

文帝元嘉十二年留守鉤已停遲不去曰留居其宿曰守謂熒惑復出東井留守日久且有鉤已之狀按

鉤曲也已亦曲貌史記正義曰天官占云熒惑為執法之星其行無常以其舍命國為悖亂為殘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環繞勾已芒質實熒惑注見懷帝永角動搖乍前乍後其殃逾甚嘉三年東井注見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五星聚東井昆明池注見漢武帝元狩三年

書法

綱目書熒惑五詳康帝建元二年未有若此之異者繼書秦大旱變不虛生信哉

冬十月秦送女子魏魏以為夫人

書法

書和親多矣未有書以為某者此書以為夫人何魏無信也前書魏遣使請昏禮也秦既

送女矣則以為夫人而已以魏為無信故特書之

丙辰

十二年

秦主姚泓永和元魏泰常元年

春正月太尉裕自加都督二

十二州軍事

賈二十州張九韶曰東晉以來南北分爭州郡不常迨宋受晉禪有州二

十二曰揚州治建業

曰南徐州治京口曰徐州治彭城

曰南兖州治廣陵曰兖州治魯郡曰南豫州治宣城曰

豫州治壽陽曰江州治尋陽曰青州治臨菑曰冀州治

歷城曰司州治義陽曰荊州治南郡曰郢州治江夏曰

湘州治長沙曰雍州治襄陽曰梁州治南鄭曰秦州治

上邦曰益州治成都曰寧州治雲南曰廣州治南海曰

交州治安南曰越
州治合浦是已

○秦姚弼姚愔作亂伏誅秦王興卒

太子泓立考證

立當
作嗣

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興疾篤還長安弼黨
侍郎尹冲謀因泓出迎殺之奉興幸弼第作亂皆不
果興既入宮命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典禁中兵收
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南陽公愔即與尹
冲帥甲攻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
躍爭進赴賊愔等大敗興乃引紹及姚讚梁喜尹昭
欽曼嵬入受遺詔明日卒泓秘不集覽欽曼嵬姓
發喪捕愔等誅之乃即位稱皇帝也欽良再反
曼嵬名也曼無質實華陰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
販反嵬五灰反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東平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武
庫藏兵器之所注見漢景帝三年

書法

綱目於姚弋弼凡五書所以示匹嫡之戒嚴矣

三月太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詔遣琅邪王

德文脩敬山陵

書法

自董卓以來除拜書自多矣卓三書操四書惟裕七書裕亦專甚矣哉終綱目書自之多

未有如裕者也

○氏王楊盛攻秦拔祁山殺其守將姚嵩考異

一本作氏主誤

按太元十九年楊盛稱隴西王永初三年質實

祁山注見漢後

主建興六年

○夏攻秦克上邽陰密安定雍城秦遣兵擊郤

之復取安定質實

上邦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陰密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八年安定

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雍城鎮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

○秋八月太尉裕督諸

軍發建康

寧州獻琥珀枕於劉裕裕以琥珀治金瘡命碎之以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留府事劉穆之領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司馬徐羨之副之遂發建康遣將軍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肥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傳弘之趨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求訴咨稟盈堦滿室穆之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悉

皆瞻舉又喜賓客談笑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
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未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
家本貧賤瞻生多鬪自叨泰以來朝夕所須微為過
豐然此外一毫不以負公裕至彭城王鎮惡檀道濟
入秦境所向皆捷秦諸屯守望風款附道
濟遂至許昌沈林子自汴入河克倉垣
源云琥珀者松脂淪入地千年所化而成也徐羨之
東海鄭人淮肥二水名淮注見漢後主延興二年肥
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肥口許洛二州名許注見
漢獻帝興平元年許昌洛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陽城縣名注見秦二世元年傳弘之北地泥陽人祇
四世孫武關注見周赧王四年石門注見漢明帝永
平十二年自汴入河一統志云汴水名源出開封府
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南至中年縣北
入于黃河河即黃河舊在開封府城北四十里自西
北汜水縣入境東至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界本

朝又決原武縣黑陽山下東經府城北五里又東南至項城縣出境入淮而故道遂淤永樂初復疏入故道自是河分為二正統中又決滎陽縣東北經府城西南又東南至項城縣出境入淮而為城北之新河鉅野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許昌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冀州刺史王仲德入魏滑臺

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入城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守將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呼晉軍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無損於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諸桓宗族休之兄弟晉之蠹也而羌收之晉欲伐之故假道於魏非

敢為不質實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滑臺地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洛陽

秦陽城秦陽皆降檀道濟等兵至成臯秦陳留公洸守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兵救之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衆寡不敵若出戰不克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晉通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畧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為朝廷所責乎洸然之遣玄將兵千餘南守柏谷玄泣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止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言為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臯虎牢皆來降道濟等長驅而進玄戰敗被十餘創其司馬賽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

姚禹踰城奔道濟道濟遂進逼洛陽洗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盡坑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集覽洗古黃反質實滎陽縣名注見秦莊襄王

夷夏感悅歸者日衆元年成臯縣名注見上年陳留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金墉城名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柏谷塢名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虎牢關名注見帝奕太和四年安之猶言何往也

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考異

提要無詔字定宇陳氏曰高密

郡名綱目無此例二字合刪去

質實

高密縣名注見漢高帝四年五陵謂宣帝景帝文帝武帝惠帝之陵

也一統志云景帝陵在河南府孟津縣東南武帝峻陽陵注見惠帝永熙元年惠帝太陽陵注見光熙元年其

餘未詳處所

書法

脩陵必書重山陵也晉自永和之末一書桓

溫繼書卓灌至是六十年矣綱目於脩敬脩

年

謁並是年皆特書之蓋喜之也終綱目書脩陵五

書鎮衛山陵一書按視諸陵一詳漢獻帝初平二

○十二月太尉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復

辭不受

裕遣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
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詔以裕為相
國總百揆封十郡為宋公實王弘琅邪臨沂人揚
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
州注見漢獻帝興平
二年金陵九錫注見
漢平帝元始五年

書法

上書自加下書復辭後書始受於是三見裕之譎益可見矣

西秦遣使內附

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自效裕以為平西將軍河南公

質實

河南郡名注見秦莊襄王

元年三川

秦蒲坂守將姚懿反伏誅質實

蒲坂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

○魏丁

零翟猛雀作亂魏討平之

猛雀驅畧吏民入白澗山為亂魏內都大官張蒲冀州刺史長孫道生討之道生欲進兵蒲曰吏民非樂為亂為猛雀所迫脅耳今不分別并擊之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必同力據險以拒我未易猝平也不如先

遣使喻之以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離散矣道生從之降者數千家使復舊業猛雀與其黨出走蒲等追討悉誅之

集覽

白澗山史炤釋質實丁零西夷種文澗音居覓反名注見漢武

帝天漢元年長孫道生代人嵩之從子

丁十三年

秦永和二魏秦常二年○西涼公李歆嘉興元年○是歲秦亡大一小五凡六僭國春

正月朔日食

秦朝會前殿君臣相泣

秦安定守將姚恢反伏誅

晉師之過許昌也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逼安定孤遠難救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

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且鎮人已與夏為深仇理應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而寇京畿若無安定則虜馬至鄙矣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曰恢有忠勲今未如殊賞而置之死地安定人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之以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憂乎宜徵還以慰其心泓又不聽至是恢帥鎮戶三萬八千趨長安移檄州郡長安大震泓使東質實京畿京大也畿天子平公紹擊之恢敗而死質實懷內地亦作圻漢刑法志畿方千里又注見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郿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六年關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郡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二月西涼公李嵩卒世子歆

立考異

立當作嗣

考證

當去李姓

嵩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及卒官屬奉世子歆為涼公以繇錄三府事繇嵩曰武昭王初嵩司馬索承明勸嵩伐北涼嵩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

質實

宋繇燉煌人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事在惠帝永興三年

吐谷渾樹洛干死弟阿柴立

阿柴稍用兵侵併旁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為強國

書法

吐谷渾其初慕容廆兄也元帝之初吐谷渾書卒於是再見則曷為書死用夷也故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二十六

三月將軍王鎮惡攻潼關與秦太宰姚紹戰大破之

王鎮惡進軍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虜邑堡攻尹昭於蒲坂不克秦王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封魯公督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遣別將姚驢救蒲坂林子謂道濟曰蒲坂城堅兵多不可猝拔不如還與鎮惡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則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至潼關紹引兵出戰道濟等奮擊大破之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遣姚鸞屯大路絕晉糧道晉獲鸞別將尹雅將殺之雅曰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林子夜襲殺鸞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

質實

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林子擊走之

質實

陝縣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襄邑縣名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一統志云定城漢之縣名屬汝南郡晉初仍舊後省之故址在汝寧府

城東三百里光州境內河上河即黃河按一統志河源出自平陽府龍門山而下歷西安府韓城邵陽至朝邑縣界稍折而東入山西蒲州境又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

太尉裕遣使假道於魏魏遣兵屯河北裕遂引兵入河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

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守之安能為吾患且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乃引軍入河而使將軍向彌留戍碣質實淮泗二水名淮注見漢後主延興二年泗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一統志云清河在淮安府清河縣治西南即泗水之下流也源自泰安州經徐州流至邳州東境曰直河西境曰沙河又南下至縣西北三汊河口分為大小二清河南達于淮柔然北狄國名注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恒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吳越二郡名吳注見漢獻帝建安五年越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長孫嵩代人

書法

書遂何嘉裕壯也

弘農人送義祖給王鎮惡等軍

初劉裕命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俱進鎮惡等乘利輕趨潼關為秦所拒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亦不可得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為將軍辦之但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輕進今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至弘農說諭百姓競送義祖軍食復振質實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陝

書法

義祖何嘉助順也於是鎮惡至弘農勸諭不書而以自致為文書送其為從義之勸深矣

夏四月太尉裕遣兵擊魏於河上大破之

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四月裕遣丁昨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牦裕先命朱超石戒嚴牦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稍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集覽 丁昨姓名昨音午白牦牦音義未詳唯見韻會旄字下引爾雅旄牛尾著竿頭郭璞云以旄牛尾結為之如今之幢亦曰牦肉薄薄伯各反迫也言兵比衆多皮肉相迫近也宋文帝時魏攻懸瓠肉薄登城史炤釋文曰薄**正誤**白牦今按南史朱超旁各反謂相背附而上城**正誤**石傳豎一長白牦字

從耳不從目仍吏切集覽似以眊即旄字非是又漢昭烈好結眊以旄牛尾結之即此字也

質實

朱超石沛人
齡石之弟

將軍沈林子擊秦姚紹破之紹病卒

秦魯公紹遣兵屯河北之九原絕晉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殺獲殆盡紹憤恚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

質實

九原山名在平陽府絳州西二十里春秋晉諸大夫葬地禮記檀弓趙文子與叔向觀于

九原
即此

太尉裕入洛陽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以問崔浩曰劉裕克

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
用子泓悞弱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
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垂藉父兄之資脩復
故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裕奮寒微不階尺土討滅
羣盜所向無前其才優矣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
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今屈丐柔然
伺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興兵遠攻未見其
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
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
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
同適足資敵耳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
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
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
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
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對曰屈丐國破家
覆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報恩而乘時微利盜有

一方結怨四鄰雖能縱暴於一時終為人所吞耳嗣
大悅語至夜半賜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
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
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南侵彭沛

集覽

函秦
顏師

古曰秦地有函谷關秦人恃之以為險固故曰函秦
縹醪十觚縹匹沼反醪汁滓酒也杜甫詩重碧拈春

酒注引曹子建七啟云春清縹酒注縹深碧色縹當
作醪酒清者曰醪左思蜀都賦觴以醪清一醉累月

觚鄉飲酒之爵也韓詩外傳一升曰觚水精鹽
酉陽雜俎曰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曰君王鹽

佐實實

齊郡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彭沛即彭城郡沛
郡也彭城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沛注見漢成帝河

平二年王懿太
原人獻之弟

魏置六部大人

以天地四方為
號命諸公為之

秋七月將軍沈田子入武關八月秦主泓自將擊之大

敗而還

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成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閬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

級泓奔集覽閿鄉弘農湖縣閿亭今陝州閿鄉縣是還灞上前漢戾太子傳以湖閿鄉邪里為戾園

孟康曰閿古閿字也建安中正作閿並音實武關文兵費用奇奇兵注見周赧王五十五年

周赧王四年青泥關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峽關閿鄉地名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湖縣薄之注見齊和帝

中興元年灞上地名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灞水

書法

於是田子與傳弘之俱入關不書弘之何怯也一予一奪其為狗國之勸深矣其為逗撓

之戒嚴矣

太尉裕至潼關遣王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大破秦兵

遂入長安秦主泓出降

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為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慨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口鎮惡以國恩質實渭河名注見漢高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質實

渭河名注見漢高帝五年渭水引決

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渭橋注見漢高帝八年蒙衝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送姚泓詣建康斬之

鎮惡性貪盜秦府庫不可勝紀裕至知之以其功大
不問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建康餘
金帛珍寶皆以頒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議將遷
都洛陽王仲德曰暴師日久士卒思歸未可議也北
涼王蒙遜聞裕滅秦怒甚門下校郎劉祥入言
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斬之

集覽

彝器左傳襄十九年以作葬器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土圭禮地
宗廟之常器渾儀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土圭禮地
官以土圭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土圭所以致
四時日月之景也土圭之長尺有五寸夏至之日立
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
地為然記里鼓後宋仁宗天聖五年內侍盧道隆劾
記里鼓車獨轅雙輪廂上有兩層各安木人平執木
槌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

十里上一層木人擊鐺一名大章車指南車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三年研研然史炤曰研研並五見反

正誤

研研今按以文義及音意推之與斷斷相類忿爭強辯之意只如字讀

書法

斥姚泓何既降也故不書秦主上書出降下書斬之甚晉也

發明

自中原版蕩莫克致討劉裕獨能乘時奮發所向成功既定南燕遂平關洛中國之勢亦

少振矣然卒無補於晉者征伐不由於天子權柄已失於下移故也綱目前書裕自加都督戒嚴伐秦繼書裕入洛陽至潼關至長安未幾又書裕東還留子都督秦雍皆出於裕之所自為非有詔命及之也書法如此識者可以觀矣

夏人進據安定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報之

質實秣馬注見

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冬十月魏遣將軍刁雍屯固山

司馬休之魯軌韓延之刁雍等皆降魏休之尋卒刁雍表求南鄙自效魏以為將軍使聚衆河濟間擾徐充劉裕遣兵討之不克質實刁雍渤海饒安人協之雍進屯固山衆至二萬曾孫河濟注見周安王十六年固山未詳處所

太尉裕自進爵為王增封十郡復辭不受

書法

某進爵為王曹掾司馬昭見之矣譏自進也而不書自於是獨書自何所以著其復辭之

譎也上書自進下書復辭後書始受至是四見矣天下之譎未有如裕者也

○十一月劉穆之卒

書法

綱目卒漢晉諸臣不書官者皆賤也穆之何賤馬穆之晉臣心乎裕而已矣故削之使裕

已受宋公之命則其書法亦荀攸耳荀攸卒書魏

○十二月太尉裕東還留子義真都督雍梁秦州軍事

裕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諸將佐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聞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欲以王弘代穆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徐羨之為丹陽尹管留任而以次子義真為安西將軍守關

中王脩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之皆為參軍從事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至是知裕無復西畧之意皆歎息失望關中人素重王猛而是役也鎮惡功為多故南人忌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尤不平裕將還田子等屢言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邪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喻遣之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義真生十三年矣司馬公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關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士得之艱難失之造次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疑之難質實休元王弘表字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信哉質實平二年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

也事在魏元帝咸熙元年汴渠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二年

發明

方裕在長安已書夏人進據安定裕非惜於事機者學奕方勤鴻鵠已至於是舉峭函而

棄之踵未及旋故都已失書太尉裕東還留子都督秦雍裕之經畧可知已流涕北望果何益哉

魏置南雍州

秦雍人流入魏境以萬數魏乃置南雍州以寇讎為刺史治洛陽以撫之讎善招懷流民歸之者三倍其初質實寇讎上谷人

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

夏王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

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使其子瑣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為後繼

質實

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上洛縣名注

見元帝太興元年傳檄三輔檄注見楚義帝元年三輔注見漢武帝征和元年

戊午十四年

魏泰常三年夏昌武元年

春正月王鎮惡沈田子帥師拒

夏兵田子矯殺鎮惡安西長史王脩討田子斬之參軍

傅弘之擊夏兵却之考異

斬當作誅

夏赫連瑱至渭關中民降之者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不敢進王鎮惡聞之曰公以十歲兒付

吾屬當共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遂與田子俱出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至是益忿懼軍中又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田子遂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因屏人語使人斬之矯稱受太尉令義真與王脩被甲登門以察其變脩執田子數以專戮而斬之弘之破夏兵夏兵乃退

發明

劉裕克秦諸將之力為多今乃自相屠戮其敗宜矣然首惡在於田子故上書矯殺以定其罪下書討斬以正其誅也

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還建康考證

謹按汪氏曰劉

裕至彭城戒嚴誤作解嚴夫整兵謂之戒嚴若戒嚴西討京城戒嚴之類罷兵謂之解嚴若曹仁解嚴之類劉裕滅秦東還至彭城罷兵故曰解嚴汪氏質實彭城郡以為誤者非也猶恐惑於其說敢併及之名注見

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解嚴注見隆安元年建康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書法

太尉裕嘗書還建康矣譏也此其書還建康何喜之也德文一日不可去帝所久矣裕既

西伐德文暫出非得已也裕至彭城帝所不可無德文矣特書喜之

○以劉義隆為荊州刺史

劉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居外乃以義隆為荊州刺史以到彥之張邵王曇首王華等為參佐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裕謂義隆曰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質實張邵吳縣人裕之弟到彥之彭城人屈到之後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弘之弟荊州注見漢

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三月遣使如魏○夏五月魏人襲燕不克

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彊而執其使者臣竊懼焉至是魏遣長孫道生帥兵襲燕拔乙連城進至和龍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

還質實

和龍城名注見帝癸太和四年龍城

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裕既受命崇繼母蕭氏為太妃以孔靖為尚書令王弘為僕射傅亮蔡廓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殷景仁為祕書郎靖辭不受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集覽記注兼書質實傅亮靈州人瑗之有當世之志集覽善惡之文質實子蔡廓陳留考城

人謨之曾孫殷

景仁長平人

發明

使其當受則前日受之不為非使其不當受則今日受之不為是且既自加爵命矣又復

辭之既辭之又受之書之於冊亦徒為是紛紛爾天下後世果可以文欺也哉

冬十月以西涼公李歆為鎮西大將軍

歆遣使來告襲位故所實酒泉郡名注見漢有是命仍封酒泉公

武帝元朔三年

魏天部大人白馬公崔宏卒質實

白馬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五年崔宏東

武城人林

六世孫

諡曰

文貞

書法

綱目卒魏臣自崔宏始
宏賢也故其官卒之

劉義真殺其長史王脩關中大亂十一月夏王勃勃陷

長安義真逃歸

劉義真賜與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諧脩欲
反義真殺之於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義真悉召外
兵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
陽長安樵采路絕劉裕聞之使蒯恩召義真東歸而
以朱齡石守關中謂曰卿至可救義真輕裝速發出
關然後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十一
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
方軌徐行日不過十里傳弘之諫不聽赫連璜帥衆
追之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為夏兵
所禽義真左右盡散獨逃草中參軍段宏追尋得之

束之於背單馬而歸義真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畧然
大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
屈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為京觀號鬪體臺長安百
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宮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勃勃
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屬王賈德曰卿往日之言一
期而驗可謂算無遺策矣裕聞青泥之敗未知義真
存亡怒甚刻日北伐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他年
鄭鮮之亦言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
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顙顙以望
返旆聞更北出不測還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
也會知義真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
涕而已以段宏為黃門郎毛德祖守蒲坂
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鄭鮮之滎陽
開封人三吳注見簡文帝咸安二年

夏王勃勃稱皇帝○彗星見

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
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咎在何
國朕甚畏之卿其無隱崔浩曰災異之興皆象人事
人事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星亦如此今國家
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集覽天津天官
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書有八星

絕漢曰天潢宋均曰天潢天津也離騷經朝發軔於
天津兮文公集註天津析木之津謂箕斗之間漢津
也箕北斗南天河所經日月五星於此往來故謂之
津又有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即津梁所渡也
質實彗星注見周顯王八年太微注見漢景
帝後三年紫微注見懷帝永嘉三年

書法於是彗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踰目而有東
堂之弑矣變不虛生信哉綱目書彗十有七

詳周顯王八年
無其應者鮮矣

十二月宋公劉裕弒帝于東堂奉琅琊王德文即位

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弒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韶之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韶之以質實昌散衣縊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位

孝武帝表字王韶之琅琊臨沂人

書法

弒帝者王韶之也書劉裕何裕使之也於是裕特斥書劉

發明

觀之綱目所書劉裕之逆何其易邪是時晉帝在裕掌握故其所為如此而又舉國之人

安於為逆亦無有違異之者世變日下可哀也哉

以北涼王蒙遜為涼州刺史質實

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蒙遜稱藩
故有是命

己未恭皇帝元熙元年魏泰常四年春正月立皇后褚氏

○葬休平陵質實

一統志云休平陵在應天府上元縣境內

○夏人陷蒲坂

夏人攻蒲坂毛德祖不能禦全師歸彭質實名注見城劉裕以德祖為滎陽太守戍虎牢

秦莊襄王元年虎牢關名注見帝奕太和四年蒲坂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

夏主勃勃殺隱士韋祖思

夏王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待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質實京兆郡名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

注見唐玄宗
開元十一年

書法

交譏之也殺隱士者何譏耳祖思何譏焉無道而見祖思之失也愧龔勝矣隱士書殺終

綱目二而已夏韋祖思
唐韋月時皆兩譏之

發明

嗚呼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士君子不幸生於衰亂之世戎虜之邦則必遁迹邱園括

囊自晦毋使姓名有聞于時可也韋祖思之居京兆嘗見禮於姚興已非避世之士矣今焉勃勃召之而乃恭懼過甚遂為所殺以勃勃之凶暴固不可責以人理而祖思之所以處遯者毋乃猶有所未盡乎書勃勃殺隱士韋祖思隱士且猶殺之況仕於其朝者乎

夏主勃勃還統萬

夏羣臣請都長安夏主弼曰朕豈不知長安帝都
沃饒險固然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
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
此耳乃置南臺於長安以赫連瓚錄尚書事而還弼
弼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置弓劍於側羣臣迂視
者鑿其目笑者挾其唇諫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
覽統萬弼築城於朔方郡北黑水之南曰質實長
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名統萬
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統萬
城名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

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

劉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
匿蠻中及從祖休之奔秦楚之乃亡之汝潁間聚眾
以謀復仇楚之少有英氣折節下士有眾萬餘屯據
長社裕使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間乃

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齋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質實司馬楚之宣委身事之為之防衛轉屯柏谷塢質實司馬弟太常廼之八世孫汝穎二州名汝注見周赧王十五年見梁武帝天監二年折節注見周赧王二年長社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柏谷塢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

發明

宗室未嘗書也而前此國璠之奔秦與今此楚之據長社皆書之何歟劉裕削弱晉室翦

除枝葉故特書宗室以見其不容於時爾於裕乎何誅

夏四月魏主嗣有事於東廟

助祭者數百國

西涼地震星隕

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曰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併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畧莫如寬簡今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徹縣側身脩道而更繁刑峻罰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脩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先士卒百姓懷之樂為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為社稷之憂也主簿汜稱亦諫曰天之子受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垂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屬者謙德堂陷穀穀地裂昏霧四塞日赤無光狐上南門地頻五震星隕建康皆變異之大者也昔年西平地裂狐入殿前而秦師奄至姑臧門崩隕石於堂而梁熙見殺及段業稱制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而先王龍興蒙遜篡弑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

願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集覽減膳徹縣記曲禮賢愛民以應天變歆皆不從

禮年穀不登君

膳不祭肺祭祀不縣注皆自為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

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縣樂器鍾磬之屬又曰無故不徹縣注故謂災患喪病左傳成五年山崩川竭君

為之不舉徹樂注不舉去所實効穀縣名注見安帝盛饌也徹樂息八音也

隆安四年西平郡名

注見懷帝永嘉二年建康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姑臧縣名注見元帝建武元年

書法

終綱目書星隕五自是無書者矣詳漢成帝永始二年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移鎮壽陽所實

壽陽郡名注見

齊主寶卷
永元二年

○冬十月以劉義真為揚州刺史

劉裕以義真刺揚州鎮石頭蕭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裕曰揚州根本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彼年出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邪裕曰義真雖為刺史而事悉由寄奴道憐年長若不親事則於聽望不足矣道實憐彭城人劉裕從憐遇鄱貪縱故裕不肯用弟也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宋王裕加殊禮進太妃為太

后世子曰太子考異

按封拜例殊禮注曰如王莽等是

太傅揚州牧十二年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並書自則此條加字上漏自字

庚申二年

宋高祖武帝劉裕永初元年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泰常五年西秦文昭王乞伏熾磐建弘元

年夏世祖赫連勃勃真興二年燕太祖馮跋太平十一年北涼武宣王沮渠蒙遜玄始八年西涼公李恂永建元年○是歲晉夏四月長星出竟天六月宋王裕還建

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考証

○裕當作劉裕謹按凡例

曰凡僭國稱帝者曰某號姓名稱皇帝註云如魏王曹丕宋王劉裕梁王朱晃之類又曰凡無統自漢晉以後用僭國例但稱帝者不書姓註云如晉王炎齊王道成之類或曰鈞為僭國稱帝也何書姓不書姓之異乎曰漢晉唐有天下用天子制以臨四方遠者四百年近者百有餘年曹丕劉裕朱晃為其臣下受其官爵乃恃僭賊之強廢正統而篡其位特書姓名昭罪惡也若司馬炎蕭道成衍高洋宇文覺陳霸先楊堅之類以僭國廢僭國故不書姓者非予之也所以甚曹丕等之惡也朱子修是書主在正統嘗曰綱目義例益精密亂臣賊子

真無所匿其形
其是之謂乎

宋王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唱義興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慕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他言亮出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以參軍劉湛為長史決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裕甚重之六月裕至建康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採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裕為壇於南郊即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

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宋主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即宮于故秣陵縣使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裴子野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集

覽

重華受終舜典重華協于帝受終于文祖蔡氏曰重華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也

受終者堯於是終帝質實長星竟天注見孝武帝太位之事而舜受之也質實元二十年長星見劉湛南

陽湟陽人管葛謂管仲諸葛亮也徐廣東莞人一統志云太極殿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

晉孝武帝建乃聽政之所殿有東西閣梁廢陳復建零陵郡名注見武帝太康元年秣陵縣秦初所置屬

鄣郡漢因之晉末廢入丹陽郡故城在應天府城東南五十里秣陵橋東宋為秣陵鎮即此

書法

書長星多矣未有書竟天者長星竟天大變也終綱目書長星六詳漢文帝八年而竟天

者一而已矣○以兵守之何甚宋也廢興之際自晉以前猶厚也魏之山陽晉之陳留皆以善終雖莽於定安不敢殺也宋則以兵守之卒至行弑自是以後廢主無不弑者宋啓之也他日齊弑汝陰且滅其族復何怪哉終綱目書廢主廢帝者三十四晉以前書廢十一而遇弑殺者二自殺者一宋以後書廢二十三而遇弑殺者十有八風俗之薄有自來矣

發明

自採丕篡漢司馬懿父子踵而行之至劉裕又益甚焉故山陽陳留雖已廢放猶得以優

游卒歲而零陵則裕之為已廢矣以兵守之特書于冊世道愈降吁可畏也哉

宋尊王太后為皇太后

宋主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
秋已高每旦入朝未嘗失時刻

書法

宋后不書皇此其書何志始也後削之矣自
宋以下立后皆不書必有故而後書至隋唐

復書
之矣

宋改晉封爵封拜功臣子弟有差

宋以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
康樂五公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以道憐
為太尉封長沙王徐羨之實實始興郡名注見愍帝建
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
漢獻帝建安三年始安郡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
桂林長沙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康樂郡名注
見孝武帝太
元十三年

秋宋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降之實實

交州注見唐宣

宗大中二年安南林邑南蠻國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四年

慧度為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北涼王蒙遜誘西涼公歆與戰殺之遂滅西涼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亶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蒙遜非汝之敵汝國雖小足為善政脩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繇歆曰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

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
西境云已克浩亶將進攻黃峪歆聞之喜進入都瀆
潤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
泉歆曰吾達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
見我母達勒兵戰於蓼泉為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
守翻敦煌太守恂奔北山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
安堵以宋繇為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舊臣有才望
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為酒泉太守索元緒行
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尹氏而勞之尹氏曰吾老
婦人國亡家破豈復惜生為人臣妾惟速死為幸耳
蒙遜嘉而赦之娶集覽休明楚莊王問周鼎小大輕
其女為牧犍婦重王孫滿對曰周德之休明
雖小重也姦回昏亂雖大輕也杜預曰謂人君有休
美無昏德也露布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
布諸視聽也索隱曰每戰克欲使天下聞知乃以板
書獲捷之由不封之以示明告中外自後魏以來乃

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初學記曰露布人多用之以不知其始春秋佐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質實川巖地名未詳處所武文采者則甘露遲重張掖郡名注見安帝隆安元年浩疊縣名注見漢宣帝神爵元年黃峪未詳處所唯臨洮府蘭縣西南二十五里有黃峪山又縣西南有黃峪山未知孰是智者察焉敦煌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姑臧縣名注見元帝建武九年八月宋立子義符為皇太子考異按尊立例曰立太子非正統特書者去皇號則此不當加皇字或曰宋武以王初稱帝故特加皇字然隋文初稱帝其立后立太子皆不加皇號此必傳誤矣

書法

宋太子不書皇此其書何志始也後削之矣

○宋為晉諸陵置守衛所實

晉諸陵一統志云晉十一帝陵俱在應天府上元縣

境惟安帝起墳餘皆不可辨

書法

書置守衛何議也置守衛則何議廢興之際多矣先是滅國之主未有不書卒者至宋零

陵王則以弑書加禮於死君而無禮於廢主則為欺而已矣終綱目書禮先代陵墓者三

晉乙亥年齊為晉丙子年元

魏為漢魏晉惟宋為譏辭也

○冬涼李恂入敦煌稱刺史考異

涼上漏西字

恂在敦煌有惠政索元緒屢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恂恂帥數十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為刺史蒙遜遣世子政德攻之

辛宋永初二年魏泰常六年

酉○是歲西涼亡凡六國

書法

宋自庚申四月即位改元綱目不以大書者紀晉歷之餘也今則可以大書紀年矣曷為

於分注書之而與魏以下並為列國曰此綱目之大節也晉自江左偏安土宇分裂綱目猶大書其

紀年者以承西晉之正統也宋氏篡晉承其舊疆非能恢復混一其視魏之在北等耳而魏祖猗盧

初亦受封於晉至是稱帝再世漸變華風繼者益可稱述綱目並而書之夫豈過哉自是歷齊梁陳

至隋文九年既平江南天下為一而後以開皇大書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然則其先宋何內

諸夏也

春二月宋祀南郊大赦考證

下當書境內

裴子野曰郊祀天地脩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為哉

宋以廬陵王義真為司徒徐羨之為尚書令揚州刺史

傅亮為僕射○魏築苑

魏主發代都六千人築苑竹實實白登山名注見東包白登周三十餘里漢高帝七年

北涼屠敦煌殺李恂

於是西域諸國皆竹實實西域國名注見漢詣蒙遜稱臣朝貢哀帝元壽二年

夏四月宋毀淫祠

宋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集覽蔣子文廣陵人漢末之其先賢以勲德祠者不在此例

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傷額遂死吳先王初其故吏遇子文於道侍從如生平見而驚走子文追之曰我當為此土地神以福下民汝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又下巫祝吾將大脩孫氏官宜為立祠吳主乃為立廟封中都侯

秋九月宋主劉裕弒零陵王於秣陵

初宋主劉裕以毒酒一甕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妃兄也王每生男裕輒令秀之兄弟殺之王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與兄叔度往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裕帥百官臨于朝

堂三質實
琅邪郡名注見漢
光武建武五年

書法

書宋主矣其書弒何君臣之分也東堂之弒裕斥書劉既而廢帝書裕而已此其再書劉

何重弒也廢興之際多矣滅國之主書弒自裕始再斥書劉所以重罪裕也至道成弒汝陰則不書蕭矣非創也故畧之畧道成所以重罪創者也

發明

劉裕已稱帝矣而此復書其姓名者君前臣名正其弒逆之罪也裕以布衣而移晉祚既

已得鼎猶復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自謂一人心絕後患子孫可以長保無虞然而身沒未幾二子不得其死傳之八葉六主不以壽終固非司馬氏害之也且已既弒之又復帥百官臨之果何義邪將以欺天則天固不可欺將以欺人則人尤未易欺徒見其自為紛紛而已

作偽心勞日拙其

劉裕之謂乎噫

冬十一月葬晉恭帝于沖平陵考異

提要葬上有宋字據凡例凡無統事

各冠以國號此條實貫一統志云沖平陵在合從提要加宋字應天府上元縣境內

書法

晉惠之篇上書陳留王曹奐卒下書晉人葬之雖晉篇也復再書晉子晉厚也於是非宋

篇也宋葬晉帝其不書宋何削之也曷為削之身親弑焉而禮葬之以為欺與晉人不可同日語矣是故魏葬漢孝獻書魏晉葬陳留王書晉陳葬梁孝元書陳石晉葬故唐主書晉惟宋葬晉恭帝不書宋綱目之意微矣

○涼晉昌守唐契叛質實

晉昌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

○宋豫章

太守謝瞻卒

初宋臺始建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
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瞻驚駭謂
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
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
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
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
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福過災生其應無
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
向親舊陳說用為戲笑以絕其言及宋主即位晦以
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遺
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實謝瞻陽夏人
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書法

太守不卒卒瞻錄賢也綱目自宋魏至陳諸
臣卒無不書官者非賢不錄也具官爵卒者

十九人蔡興宗高允王儉蕭疑王肅蕭穎胄源懷
曹景宗元懷元澄韋叡裴邃賀拔勝高歡宇文泰

斛律金于謹

段韶韋孝寬

壬戌宋永初三年春宋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

羨之起自布衣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
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
色頗工奕基觀戲常若未解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
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
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
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宋以廬陵王義真都督雍豫等州軍事

宋主有疾長沙王道憐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並
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

以疾告宗廟而已道濟出鎮廣陵監淮南諸軍太子
多狎羣小謝晦言於宋主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
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
曰臣請觀焉出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
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出義真為都督六州諸軍南
豫州刺史鎮歷陽是後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
十州不可質實廬陵注見漢獻帝建安三年謝方明
復詳載矣陽夏人父沖寓于會稽因家焉廣陵
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南國名注同上
年長沙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神器注見漢光
武建武六年南豫州注見漢沖帝永
嘉元年歷陽歷陽縣名注同上年

秦雍流民入梁州宋遣使賑之質實

秦雍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

年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
兆梁州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書法

書宋賑之錄善也

○夏四月宋封楊盛為武都王質實

武都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

五月宋主裕殂太子義符立

宋高祖疾甚召太子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畧而無遠志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羨之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高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

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為侈靡性不信奇怪微時
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拒而不答義符即位年
十七立妃司馬氏為皇后后晉恭集覽嬪御周禮九
帝女海鹽公主也七月葬初寧陵嬪掌婦學之
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
御叙于王所注女御八十一人御猶進也以次叙九
九而進於質實後秦高祖按載記晉孝武太元初姚
王之燕寢質實後秦高祖自稱為秦王及卒子興追尊
為高祖嶺南謂五嶺之南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海
鹽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一統志云初寧陵在
應天府東北蔣山內

書法

宋祖之末代晉也綱目屢書其功擊孫恩凡
四書擊盧循凡七書討玄再書伐燕再書伐

秦四書代晉以後再書其善書毀淫祠書賑流民
皆予之也然於其君臣之際終不少貸是故七書

自官再書僭殊禮三書殺無罪再書弑一書廢名義蓋凜凜矣至滅國之主書弑自宋始君子尤深罪之

魏立子燾為太子監國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遣中使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為師傅左右信臣以為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宄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明獻溫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也魏主復以問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燾長且賢天所命也

從之立燾為太子使居正殿臨朝為國副主以嵩及
奚斤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穆觀丘堆為
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已以聽魏主避居西宮時
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
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
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
察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
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
矣嵩實姓拔拔斤姓達奚觀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時
魏臣出代北者姓多重複及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
史患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魏
主又以劉潔古弼盧魯元忠謹恭勤分典機要宣納
辭令太子聰明大度羣臣時奏所疑帝**集覽** 瞽言注
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見漢順
帝陽嘉二年年將周星左傳襄九年晉侯問公年云
云晉侯曰十二年矣一星終也注歲星十二歲而一

周天是謂一終彊識記曲所實中使注見唐玄宗開
禮篇注識如字又式異反元十五年永興晉惠

帝年號奚斤代人安同同上郡人劉潔長樂
信都人古弼代人盧魯元昌黎人副鳩之子

書法

書太子監國始此終綱目太子書監國七是
年唐太宗貞觀十九年高宗調露元年弘道

元年睿宗景雲二年玄宗天寶十四載德宗貞元
二十一年嗣源郭威不與焉書省事二趙太子弘
太子宣書總百揆一魏太子是書決事決訟三唐
高祖武德九年太宗貞觀四年睿宗景雲二年書
聽政二唐太宗貞觀十九年二
十三年書判事一周晉王榮

六月宋以傅亮為中書監尚書令謝晦為中書令謝方

明為丹陽尹

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_易質實_{丹陽}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冬魏遣司空奚斤督諸將擊宋取青兗諸郡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救之

初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彊臣

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地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十月，將發。公卿議以攻城畧地，何先？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急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賦歛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為圓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斤等帥步騎三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眾陳留之境，間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為荊州刺史，使侵擾宋北境。德祖遣將戍召陵、雍丘，以備之。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

城走陳留太守嚴稜詣斤降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責之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為斤等聲援十一月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斤等急攻滑臺拔之東郡太守王景度出走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戰屢破之魏主別遣將軍于栗磾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竇晃等拒之十二月魏主至冀州遣叔孫建將兵徇青兗宋豫州刺史劉粹遣騎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斤并力攻晃等破之魏主遣領軍娥清問大肥將兵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碣磧宋兗州刺史徐琰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入青州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

集覽滑稽姓名本滑伯國姬姓與王仲德共救之也其後因姓滑湖陸注見

漢光武建武滑臺古地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二年湖陵實實九年襄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

十二年司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陳留郡名注
見秦二世三年召陵地名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雍
丘縣名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天關未詳處所東郡
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于栗磾代人河陽縣名注見
唐昭宗天祐二年金墉城名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
冀州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國叔孫建代人青兗二
州名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兗注見漢獻帝興平
二年豫州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陳劉粹沛郡蕭人
項城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徐州注見秦始皇
二十八年彭城碣磳城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泰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高平郡名注見晉
帝奕太和元年金鄉郡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南
兗州注見漢武帝
元朔五年淮南國

癸宋主義符景平元
亥年魏泰常八年
春正月魏取宋金墉

魏于栗磾攻金墉河南太守棄城走
質實河南郡名
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
注見秦莊

襄王元年三川洛陽縣
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受

宋以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
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
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
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
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沈約曰廓固辭銓
衡耻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
閭時難不欲居通
集覽 郎皆由吏部選授見陸宣公
塞之任遠矣哉

集通塞之任易節卦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伊川傳曰
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通則行塞則

正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
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
正誤
通塞之任今按吏部
銓衡之職能使人通
塞者也胡三省註銓衡之任得其質實
銓衡注見晉
人則賢路通不得其人則賢路塞
質實
哀帝興寧元
年

書法

書不受何嘉廓也終宋之世書以為吏部尚
書六蔡廓江湛謝莊等袁粲等蔡興宗褚淵

書免者一庾炳之書殺者一王僧綽自庾
炳之外皆名士也宋世典選多得其人

魏以刁雍為青州刺史

宋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奔潰宋
青州刺史竺夔聚民保東陽城不入城者使各依據
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刁雍見魏主於鄴
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

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為刺史給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質實臨淄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彭民皆送租供軍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一統志云東陽城在青州府城東北一十二里晉劉裕伐南燕廢廣固築此城元魏時嘗為青州治所鄆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二月魏築長城

柔然寇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質實赤城有二未知至五原二千餘里置戍以備之孰是一在平涼府崇信縣西南五十里金為鎮屬崇信縣一在萬全都司城東北二百里本元雲州之赤城站本朝初置雲門驛宣德中築城堡分兵守備按地志云赤城乃蚩尤所居處五原塞名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

書法

再見自秦始書築長城至此六百二十七年於是

梁壬申年乙亥年丙子年隋四築辛丑年
乙巳年大業二年四年民力可勝困哉

涼吐谷渾入貢于宋質實

吐谷渾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魏攻宋虎

牢不克殺其將公孫表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
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
死士四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
其攻具而還魏兵退散復合攻之益急斤別攻潁川
太守李元德於許昌敗之德祖出兵與表大戰從朝
至晡殺魏兵數百會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
初德祖在北與表有舊表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
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

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竹實實許昌縣名
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注見漢獻

帝興平元年潁川郡名
注見周安王二年陽翟

魏攻宋東陽城宋檀道濟帥師救之

魏主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
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及濟南太守垣苗悉力固
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
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為撞車以攻城
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
長圍進攻逾急歷久城壞戰士多死檀道濟至彭城
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集覽撞
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等分兵救之車
撞與輶街通音昌容反說文輶陷
陣車詩與爾臨衡注衡衡車也
竹實實濟南郡名
注見漢景帝三

年

夏四月魏主攻虎牢不克

魏主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四月魏主如成臯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

集覽

石經

時正定五經文字命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字法刻於石碑立於太學門外洛陽記太學在洛城南堂前有石經四部本

質實

成臯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碑凡四十六枚虎牢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

年嵩高即嵩山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二年

書法

魏主及諸國主自是不名無正統也據晉未亡以前皆名

魏攻東陽城不克而退留刁雍戍尹卯考異

提要作魏師還三字

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攻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為函陳大峴已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師而返計之上也道濟軍于臨朐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以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魏留刁雍鎮尹卯招集民五千餘

集覽

墮其北城墮與隳同毀也漢賈誼過秦論墮名

城不其城不其本山之名因以名縣屬琅

質實

大峴山名

邪郡按琅邪今沂州是在益都路其音筆

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一統志云臨朐漢之縣名屬齊郡本春秋時齊伯氏之駢邑晉省入東莞縣隋改

為逢山縣後復舊屬北海郡唐宋並屬青州金屬益都府元省入益都縣後復置本朝因之改屬青州府不其漢之縣名屬琅邪郡因山以得名東漢初改屬北海國晉初改屬濟北國劉宋仍舊北齊省之故城在萊州府即墨縣西南七十二里尹卯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諸蠻入貢于魏

初諸蠻居江淮間其後種落滋蔓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在魏世不甚為患及晉稍益繁昌漸為强暴及劉石亂中原諸蠻漸復所實壽春縣名注見北徙伊闕以南滿於山谷之間秦王政六年巴蜀二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劉石謂劉淵石勒伊闕山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涼攻晉昌克之

唐契及甥李寶奔伊吾招集遺民歸附
附質實伊吾屯者二千餘家臣於柔然寶恂兄子也

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晉昌郡
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

秦遣使入貢于魏

秦王熾磐謂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
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吾將舉
國而事之乃遣使入見于魏貢
質實關中注見唐玄

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畧
京兆奕世注見唐高宗開耀元年

閏月魏拔虎牢執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遂取司豫諸郡

叔孫建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
戰乃兵皆盡而魏曾兵轉多殺其小成德祖於內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六十

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彊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而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將佐皆為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質實河南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上表自劾詔勿問質實年三川兗州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書法

執善辭也力屈而被執也

崔浩
練智
臣之
不信
越時
蹈何

秋七月柔然攻北涼殺其世子政德質實

柔然北狄國名注見晉孝

武帝太元十二年

書法

行北字

冬十月魏廣西宮

外垣周二十里

十一月魏取宋許昌汝陽質實

許昌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汝陽縣名注

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

○魏主嗣殂太子燾立

魏太宗殂世祖即位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盧魯元為中書監劉潔為尚書令尉春劉庫仁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李二

八人分典四部以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素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卧内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集

覽長秋卿

注見漢書

質實

劉庫仁獨孤部人武之宗也

書法

魏於是始書
死晉亡也

魏立天師道場

研精經術
政事洵親
傑出者其
佛法尤度
俗卓然高
乃師受道

魏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雖然素知其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

術而崇奉
之其土其
靈應若心
第教不

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
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
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整道
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
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
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浩獨師受其術且
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
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
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帝欣然
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以崇奉
天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
月設廚會數千人司馬公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
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
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畧叙道家為諸子神僊
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
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

何集覽

老莊書老子著道德經五千餘言莊子著書
十餘萬言又老莊注見晉成帝咸康三年老

聃習禮仲尼所師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
師老子故其著書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

之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
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

孔子事實因據以為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
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

故託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
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

莊子後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
子不知老子之教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

首也莊子傳其所學從而有捭斗折衡推提仁義焚
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又何有禮之可問耶太

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有法無法有度
無度故後之宗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帛

肉晉代可證已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勗其徒則異是耶孔子於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朋其師而故沒之耶此為莊子寓言無疑若孔子師朋之事莊子外篇著朋為周藏史藏度書之所或者朋所掌多書孔子因往問朋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朋而朋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為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邪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道書著張陵字輔漢光武建武十年生天目山得道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昇該百二十歲而邵伯溫聞見錄著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名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時號為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傳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張陵非異人也今道家祖陵為天師按陵封天師始自唐天

寶七載而北魏史崔浩傳已言寇謙之繼陵為天師
豈天師初只泛號至唐始定封耶辟穀輕身之術漢
書注辟賓亦反除也辟穀謂服藥而不食靜居行氣
以學道也輕身之術即遙興輕舉之術注見漢成帝
永始三年圖籙真經道家僊籍之書也河圖質實
洛書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河洛讖文質實
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二年一統志云張道陵漢留侯
良八世孫生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退隱於廣信龍
虎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遊名山東抵興安
雲錦溪升高而望曰是有異境遂沂流而之雲錦洞
有僊巖焉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遶於上丹成
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祕書通神變化驅除
妖鬼既而入蜀居鶴鳴山煉丹修道感老君授以祕
籙遂領弟子趙昇王長來雲臺治復煉大丹服之漢
永壽二年自以功成道著乃於半崖舉身躍入石壁
中自崖頂而出因成二洞崖半曰峻僊洞崖上曰平

僊洞是年九月九日將諸品祕錄斬邪二劍玉冊玉印授其長子衡乃與夫人雍氏登雲臺峯白日昇天時年一百二十三歲其四代曰盛復居此山歷代重之今其子孫世襲真人嵩嶽即嵩山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二年平城縣名注見漢高帝七年劉歆漢宗室向之子也少以通詩書屬文成帝時為中壘校尉受詔領校祕書哀帝時王莽舉歆有材行復領五經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畧平帝時封紅休侯及莽篡位尊為國師七畧謂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是已

書法

道教之盛自此始故謹書之珪之始帝也書置五經博士燾之始立也書立天師道場二

祖之異尚可見矣書天師始此終綱目書天師二是年五代乙未年閏陳守元

發明

晉孝武立精舍拓跋燾立道場孝武不免張貴人之禍而燾亦殞於宗愛之手報應之說

何其爽歟直筆書之義自見矣○丘濬曰道家之法始盛於此嗚呼道家者流其原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七家大旨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等事東漢之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授受於民間未盡傳布天下也至是嵩山寇謙之修張魯之法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為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書此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授以玉女服氣導引之法此後世辟穀修養所由起也又言老子玄孫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劾召百神此後世符籙攝召之術所由起也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此後世烹鍊丹藥之技所由起也謙之自言親得李君手筆付以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獻其書于魏人多不信崔浩獨上書神其事魏主遣使迎其弟子於嵩嶽起壇宇於代都而崇奉顯揚之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以來有陶弘景趙歸真

杜光庭之徒又從而推演張大之而其教遂大行於世與儒釋並立而為三其尤悖者謂道士為天師後世因之遂以稱漢張道陵嗚呼莫大於天莫尊於君萬乘帝王僅得以為天之子而一介方士乃得以為天之師彼道陵謙之之徒其生也皆受胎於父母稟氣於天地具血肉之軀有妻子之屬縱有道德亦天生者耳安能為天之師哉天而有師則是昊天上帝反北面而受其教也豈有此理哉然自是以後嗣道陵之世者世皆以天師稱之至我朝始革其僭妄之號而即其所謂真人者稱之嗚呼自夫太武信崔浩之言而崇奉謙之其法遂蔓延於天下後世流而為淫巫小術無復五千言道德之餘意矣厥後二人皆不得其死豈矯誣上天天亦惡之歟

甲宋景平二太祖文帝義隆元嘉元年
子年魏世祖太武帝熹始光元年
春正月宋廢其廬

陵王義真為庶人

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書諫之不聽泰寧之子也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疑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玄之孫也性褻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悵延之含之曾孫也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兩人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皆出為郡守始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怨之表求還都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

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
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容犯臣子
之道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
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恒
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
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
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

集覽

故在心必言句絕本
作故在心必言所懷

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

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常棣之篤注見
晉安帝隆安四年一青眚所景反過也左傳且吾不
以一眚質實范泰順陽人謝靈運本陽夏人方明從
掩大德子寓于上虞因家焉顏延之臨沂人西
豫州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新息何尚之潛人新安
郡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新都一統志云吉陽劉
宋縣名本漢長利縣地屬漢中郡晉屬魏興郡又分
置上廉縣屬上庸郡劉宋改為吉陽縣後周改為吉

安縣隋廢唐初置平利縣屬金州宋廢為鎮入西城後又復置元省入金州本朝因之改屬漢中府

夏五月宋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

于吳六月弑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殺前廬陵王義

真以謝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考異

提要廬陵王作庶人

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於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時義符出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軍士進殺二侍者扶義符出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

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乃稱皇太后令數義符
過惡廢為營陽王以義隆纂承大統遷義符於吳使
邢安泰就弑之義符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
踣而弑之裴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
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
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帥侍二職皆臺阜也制其行止
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
達於今古謹敕者或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
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友及文學多以
膏粱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川長史
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
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
昵比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傅亮帥行
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
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
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美之議害義符乃馳信

止之不及美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
惡於人邪美之等遣使殺義真以荊州地重恐義隆
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謝晦都督刺史欲令居
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
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
璽綬義隆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
已兢慄何以克堪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
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
蒞諸門一依宮省義隆不許教綱紀宥見刑原逋責
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
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美
之中才寒士亮布衣諸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
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
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
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
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

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
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荊州欲使彥
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
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
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義隆
遂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
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
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義隆
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衆力不得近部伍參
軍朱容子抱刀處每戶外不解帶者累旬
弒之路蒲墨反左傳晉人踣之注踣倒也弒者臣子
殺君父也公羊傳注君父言弒積漸之名也帥侍二
職皆臺阜也帥侍或作師傳刊誤按太子皇子有帥
有侍謂此二職今皆臺阜之徒也臺阜僕隸之屬皆
微賤之臣注見唐高祖武德元年阜隸耆艾記曲禮
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注艾老也謂耆艾

色艾音五蓋反一音刈治也耆渠夷反賀楊云耆至也至老境也指使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膏梁左傳膏梁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米之精者言食肥精而性率驕放也又柳芳論曰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典籤按唐六典親王府典籤二人主掌宣傳教令昵比之為書秦誓篇今商王受昵比罪人蔡氏傳曰罪惡之人所當斥逐紂乃親比之昵女乙反毗至反教綱紀教訓導也楊子先知篇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注言君子治國固不可無法當提綱振紀使有條而不紊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為一國之綱卿大夫士各紀其職如使綱者不舉其綱紀者不理其紀則綱無大綱萬目不張猶無禮義為綱則百辟不正原逋責責與債通欠負官物逋亡而不還者原免之嗣王不綱嗣王謂義符也不綱謂不舉大綱也詳見